

结 香

有些植物的名字真是好听。比如，结香。

木叶脱尽，山岭冷寂。乌桕树在寒风中颤栗。我特地说到乌桕树，是因为它在这山里特别高大。在秋天，它全身彤红，像是一位涨红了脸的汉子，吭哧吭哧，把整个山谷都抬了起来。

青翠的竹叶，算是冬天山里最富有生机的颜色。在山崖上，我意外地看到了两株猩红，走近一看，一株是茶花，玫瑰般的红，此时被霜打蔫了；还有一株，是冬枝上挂的一串串玲珑的红灯笼，纸扎的，却异常地醒目。

在我略感遗憾时，我突然看到身边一株矮树，上面挂着淡青色的花骨朵，像是婴儿攥紧的拳头。一问才知道，这是冬天开的花，叫结香。凝结的香，或大地结出的香团团，这名字让人怦然心动。

结香还被称为梦树，它的花朵叫解梦花。山里人说，做梦的人会将它的花朵放在枕头下面。但我还是喜欢它叫梦树。抬头一望，山崖上有一棵树悄然生长，如幻如梦。

太子阁

萋萋的荒草，深埋了一颗读书的种子。

残存的石碑被早早搬到地方博物馆里去了。它证明这里曾是昭明太子的读书处。昭明太子读书的地方都有太子阁，太子阁成了读书太子的标配。让人一恍惚，仿佛就看到太子倚楼临阁读书的身影。

沙沙的，有风吹荒草的声音。我没有听到读书声。但我知道风吹荒草，是风翻动大地之书。

冻 土

冷冻的泥土应该是板结且厚实的。大地禁口不语，自有一种封闭的状态。但冻土不是，冻土被冰冻得膨胀而且松酥。这种泥土踩在上面嘎吱吱直响。在早晨，我喜欢听见这种声音，尽管我感觉面前的大地不真实起来。

忽然，想起童年时吃过的冻米糖。

一棵柳树，四季都是诗。春风一吹，“客舍青青柳色新”；夏日里，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；“秋柳疏影入秋凉，一叶飘零一径黄”，那是秋光涂抹出来的消魂情调；山寒水瘦的当儿，最佳景物的组合，莫过于“残柳枯荷梅如故”。然而，作为故园之木，我看柳树的最佳时段，是五九、六九。

“五九六九，河边看柳。”各地的《九九节气歌》虽然略有差异，但“看柳”作为一种行事，却是共有共存的习俗。

看柳之举，尽管没在皇历上标明，但在江淮间，却是非同小可之事，

因为再过些日子，就是九尽杏花开的艳阳天了，这柳丝儿，像是晓得庄稼人望春心切，特意赶在杏花春雨到来之前，把新芽吐出来。这样乖巧的柳树，你能不去瞧瞧看，问问安好，或者跟



故乡手记

徐 迅



共舞 孙祥秋 摄

冻米糖是用上好的糯米浸泡、蒸熟，放到屋外霜打冰冻后，然后晒干，放到锅里与铁砂一起炒熟，再把筛子筛去铁砂的米粒，与山芋熬出的糖稀融合在一起，拍成一个个板结方块，最后用刀切成一条条的——这就制成了冻米糖。

大地似乎有一个冻土原理：或是热胀，或是冷缩。

檐 溜

只有天寒地冻时，在乡间瓦屋的屋檐才会看到晶亮亮的檐溜。

白色而冰凉的身影在奔跑中突然凝固。奔跑从此成为往事，却无法知道是哪一次的奔跑造成这么大的失误。这是一个比跌落更为可怕的白色恐怖。

檐溜子如剑，似刀、匕首，寒光闪闪，像是大地的兵器。童年时，我曾敲下一支支檐溜，含在嘴里，像是把戏人玩的口吐宝剑，或者如儿童含一支让风吃剩了的冰棍。

鹭 鹭

张开白色的翅膀，鹭鹭在池塘后

面掠起，款款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。这是一口水塘，水塘的四周全是水田。我最早看到鹭鹭在这里飞翔时是春天。春水荡漾，水田里的水绿茵茵的，它的飞翔让我想起一句唐诗：漠漠青田白鹭飞。

现在是冬天，池塘里的水干涸不少，鹭鹭似乎也是一身的苍凉。它在池塘边掠起，似乎是一把出鞘的利剑，刺破寒风的大氅，然后让利剑悠然入鞘。那一刻，我相信所有看到它的人都十分着迷。

村 庄

村庄大部分时间是静止的。男人和女人都出去打工了。鸡们鸭们都被圈着，只有一两只白鹅在门口的池塘里悠闲地嬉水。村庄门前的田地静悄悄的。田地里偶尔有沟，沟里的水静止着，就像天空挥洒下的阳光的碎片，星星点点，不很规则，只是无端地折射着太阳的光芒。我还可以说，这是大地一面破碎的镜子，只是镜子有些残缺、有些刺目，所以我不那么比喻。

河边看柳

程耀恺

它聊上几句吗？在合肥、六安民间，还有另一种说法，叫做：“五九六九，隔河问柳。”问，是问候，是对话，是沟通，比单纯的观看，又进了一步。

我乃六安东乡人，与合肥毗邻，后来求学、谋生进城，日居月诸，浮家泛宅，乔寓合肥，与故乡的柳树，谋面的机会逐渐稀少起来，然而《九九歌》中这句“看柳”的召唤，我却铭记不忘。于是到处寻找合肥的柳树。古书上说“合肥巷陌皆种柳，秋风夕起骚骚然。”然而往事越千年，而今的合肥，柳树安在哉？好在古柳依旧，新柳层出。每年时节一到，再忙，都要环绕包河公园一周，之后往南，直抵巢湖北岸的围堰湿地，合肥的柳树，差不多半数以上，都聚集在这两块地方。

今年的五九六九之交，杨柳风仿佛急于提前上岗似的，风不鸣条，吹面不寒。天气好，心情佳，与老伴在包河岸边，盘桓了半日。先从一排垂柳旁走过，和它们互致问候，然后坐到石椅

之上，一边悠闲地呼吸着柳芽散发出来的清香，一边任微风掀开我的记忆，让思乡恋柳之情，充盈我的心头。

巢湖稍远，又是公交，又是地铁，还须步行，我便独自前往了。围堰那边的柳树，既有沿着湖边小道，形成行道树的，也有成片，聚而为林的。若是到了“柳暗花明”的季节，满眼尽是“柳阴直，烟里丝丝弄碧”的诗情画意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现在是立春，春天算是先打个招呼，立此存照而已，现在看大地，草色遥看近却无，看枝头，只略有有些大意罢了。叶芽开始膨胀，尖端露出似有若无的绿，那星星点点的绿，或许感动了大山雀，让它们兴奋得绕树三匝，鸣啭不已。独自在柳林里信步，或是凝眸，或是倾听，或是遐想，总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，如游丝一般，飘浮在天地间。

合肥最美柳树，在半边街南口的东侧，一柳四茎，先自贴着地，向四边展开，再耸立而起，直指云天，终究

野 火

多年没有见过这么燃烧的大火。在旷野里，火瞬间被点燃着，噼里啪啦就熊熊燃烧起来。一堆火的云，一堆红的云朵腾空而起。

拒绝一切善意的规劝和严苛，不听命于人，只听命于火种，听命于风……燃烧起来就像一万匹、千万匹奔腾的烈马，抖动着红色鬃毛向各个方向奔突，暴烈不足以形容它，因为它是有秩序的，甚至像是有意识地要摆脱着一种桎梏。

仿佛受了风的鼓舞，它还像大地上人们打铁花，一下一下的，钢花泼过去，火光四溅成为满天星斗；还像是凤凰涅槃，展示出它的颜色、形状、运动和力量的叠加之美……它的身躯是扭曲的，但钢铁般的意志摧枯拉朽。

我远远地望着，野火像大地吐出的红红且坚硬的舌头，要吞噬一切的黑暗。尽管过份的燃烧烫伤了土地，也焚烧了自己，但它还是毅然决然地唤醒着冰封的泥土。

细 河

杂木靠河的两岸生长。因河细瘦，那些杂木一旦长大，就交头接耳地在了一起，翳天蔽日的。杂木林的品种繁多，我数了数，竟有薛荔、扶芳藤、枫杨、红桧木、桉叶槭、青檀等四十多种……山上青一色地长着的是松树，偶尔也会见一两株的棕榈、枫树、刺槐，但集中这么多的杂木，唯有这不足二公里细河两岸。

细河其实没有名字。我姑且就叫它无名河。若不是潺潺的流水声，谁都不会想到，这里竟然暗藏着这样一条极细的无名河。河里有鱼，有泥鳅、螃蟹、黄鳝、龟鳖……细河曲曲弯弯的，本身就如一条蠕动着蚯蚓。仿佛是我们手背上一条暴突的青筋。我现在看见河水缓缓地流淌，如果硬要比喻，我想大多数人的生命就是一条细河。

我还深深地感觉，如果以前说，这河是我挂在故乡大地的一抹泪痕。那么现在我可以这样说，它是藏在我腹内的一根愁肠，已然百转千回。

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浓荫匝地，嫩枝依依，远望近观，美不胜收。这棵柳树，至今无名，因为在山脚下，我便美其名曰：蜀山美柳。在众多合肥柳树中，她是我的最爱，当年李白与敬亭山，相看两不厌，我与此柳之情，庶几近之。我时常骑单车，绕山而行，累了，便靠在蜀山美柳身上，瞬息之间，便活力冲涌得仿佛新生。自元月下旬始，我几乎天天去半边街，到蜀山美柳树下，捕捉春天的信息，而信息似乎就隐藏在冬芽里。于是细看一支柳条，但见冬芽呈螺旋状排列，自上而下，6芽为一组，直到梢头。每粒冬芽外层，都有芽鳞包裹着，而那些芽鳞，才是春天之门，它们多半选择在五九、六九的某个清晨，在潮湿的雾气里，缓缓绽开，把绿色放出去，把春气放出去。就这样，枯柳在一夜间，就变成了春柳。

“五九六九，河边看柳”，看似经验之谈，实为季节的召唤。都说一年之际在于春，而春则始于柳树的冬芽。如果你有心期待春天，欣赏春天，享受春天，那么，五九六九，不妨去河湖山野间看新柳，你看到的，肯定不只是柳树，不只是新春，更多的是诗与远方。